

编者按

时值丙午，文韵悠长，“青未了”文学之花再次绽放。值此第二届“青未了”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一个月之际，“文学会客厅”栏目专访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，以对话形式探析创作真谛，回应时代命题，为参赛者提供思想启迪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：

我所有的文字，都可以形容为“海风吹拂”



记者 曹竹青 彭茜 秦娟
济南报道

清泉翠柳，文脉悠悠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张炜的《文学的八个关键词》近日在济南再版面世。“童年是此生的宿命。”童年、动物、荒野、海洋、流浪、地域、恐惧、困境——这八个关键词，既是张炜文学版图的基石，也是关乎生命与成长、存在与安顿的人生命题。新书发布会结束后，素来低调的他在现场给基层创作者们做了一堂主题为《AI时代的读写之艰以及难得机遇》的讲座，并接受了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的独家专访，畅谈自己一路走来的创作历程与文学坚守。从阅读、教书、家务的日常生活到海风吹拂中生长出的两千多万字，他的讲述温润而恳切。

“我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形容为‘海风吹拂’。我其他没有写海的文字，也离不开海的气息。这些色调和韵致是无法改变的，它们在血液中流淌。”年轻时的张炜曾在胶东半岛上游走多年，搜集的奇人异事资料，积满了好几箱。龙口海边的林野滋养了他的童年，齐文化的开放气度与海洋的浩瀚气息浸润了他的半生。这块土地的山川与海浪，成为他文学世界的基础底色。

1986年左右，二十多岁的他为了安静写作，在济南南部山区一座废弃的变电所里，一笔一画修订完成《古船》的手稿——那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从《古船》到捧回茅盾文学奖的《你在高原》，从“芦青河”时期到《河湾》时期，张炜用半个多世纪的跋涉，构建起逾两千万字的文学王国。“人生犹如远航，一本本书即航行日志。”回溯张炜的创作版图：出版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集等各类作品逾200部，获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170余项，国内重要文学奖项无一缺席。他在文学的航道上稳稳地行进着，既不为潮流所动，也不为赞誉所惑。

以下是记者与张炜的对话——



所有的文字都可以形容为“海风吹拂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古船》是您20多岁



记者 王鑫 摄

张炜，当代著名作家。山东省栖霞市人，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曾任中国作协第九届副主席，山东省作协第五届、第六届主席，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；1999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首批并持续多届省拔尖人才，首批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齐鲁文化名家。

发表作品前写过几百万字
文学训练不能省却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“文章憎命达”，您说过，童年或者人生中的缺憾、创伤，产生的反抗和不屈的种子会给作家带来持久的生命力。您青年成名，获奖无数，在外界看来文学之路非常顺遂，您生命中有没有那种激发持久创作力的“缺憾”？您写作的驱动力来自哪里？

张炜：一般来说，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是他生命的投影、是副产品。成为作品之源的实际生活才是最主要的部分。作家如果能够写出自身经历和感受的几十分之一，那就很了不起了，就会比现有的文字表达复杂丰富出无数倍。这对我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活艰难，生存道路非常曲折，但这通常只是个人的一己感受。我如果没有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平原和山地生活，一大批作品就无法想象、无法生成。

我发表作品之前写过几百万字，可以想见，这样的文学道路当然是坎坷的。但文学训练在任何人身上都很重要，它不能省却，如果有谁过于“顺遂”，以后也得补上，这几乎没有例外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您曾讲，“文学可能是我最困难的工作，没有之一。”央视《文学的故乡》用一头大象作为您文学成就的意象，您如何评价自己跋涉半个多世纪、2000多万字的文学版图？

张炜：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和阅读，而不是室外风吹雨打、严寒催逼和太阳暴晒的劳作，已经是很幸运了。想想在工地田间辛苦劳作才能糊口的人，纸上书写的辛劳也许不可以夸大。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。所以就创作来说，只有极其认真地、全身心地投入，才是应该的，不然就一定生命的虚度和浪费。

从一种理想的境界来说，所有专业写作者都应该写得更多，特别是写得更好才是。我在写作上顶多属于中等勤奋的人，但我享受阅读，手不释卷。

的作品，青年时期的写作带着“青春的冲击力和纯粹性”，《去老万玉家》是您60多岁的作品，施战军评论这部作品“写活少年气英雄气”，50多年的创作中，您有什么不变和改变的？如何避免重复自己？

张炜：写每部作品我都会全力以赴，尤其是长篇，每一部都要在心中放上十五年或二十年以上，然后才开始着笔。我把每一次创作都看成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。因为一旦开笔写得匆促草率，再要变得完美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种劳动是个人的选择，是心灵之业，耐烦和用心是基本态度，也是做下去的前提。

年轻和年长，生命不断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对文字生涯各有优劣。随着年长，功利心会更少，是向着这个方向走。如果反过来就麻烦了，道路就窄了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中国传统文化是土地文明，深深影响了文学的风貌。海洋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相对薄弱，而齐文化带有明显的海洋气象，您出生于龙口海边，齐文化和海洋气息如何影响、塑造了您的创作？能否举一两部作品为例？

张炜：我主要写山东东部半岛，因为那里是我的出生地，物事熟悉，感情也深。我所有的文字，都可以形容为“海风吹拂”，比如近作长篇小说《去老万玉家》，主要写大海周边的生活。其他没有写海的文字，也离不开海的气息。这些色调和韵致是无法改变的，它们在血液中流淌。

写作好比水力发电
先蓄水，有多少水发多少电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我们常说文学要反映时代、紧扣时代，“当代性”是文学的重要指标。您的作品跨越半个世纪，记录着时代巨变，比如《河湾》就触及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数字生活。在您看来，文学的时代性应该如何理解与实践？

张炜：文学的当代性，是雅文学的特征之一。这里是指它的精神气质，能够扣紧时代之弦。这主要还不是指题材，因为写什么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心灵的质地才有决定意义。凡杰出的写作者，精神力量都是强大的，他一定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切的牵念，而不会对自己的时代冷漠旁观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有的作家会有固定的写作时间，您的写作、阅读、行走、社交、文学工作等是如何分配时间的？

张炜：写作不能按部就班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程序化工作。它需要有感动、有冲动和激昂的状态。作家如果变成文字匠，那一定是平庸无趣的。我每年用来伏案写作的时间不多，平时主要是阅读，到大学教书、去乡村城镇、忙一些家务等，总之是很“正常”的生活。这样，直到写作欲望把人推到书案前，就好好写一段。我近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久伏案前了，这种停顿是正常的。比如长篇小说《外省书》，是我较长的写作停止了六年之后的作品。写作好比水力发电，先是蓄水，有多少水就发多少电。

文学面前人人平等
不能以作者身份判断高下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在新大众文艺的叙事中，一些草根作者、素人写作者通过互联网被大众所熟知，传递着从土地或劳动中总结的非常真实的表达，比如田间作诗的“沂蒙二姐”、聊城籍外卖员王晚等等，您如何评价当下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繁荣？

张炜：文学表达是生命中固有的需求，每个人都有这种需求，只是有的有机缘表达，有的因事耽搁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的职业和专业属性是最弱的。历史上，最好的作品大都是“业余作者”写出来的，所谓的“专业作者”，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才有的。现在有人把业余写作看得很特别，甚至惊讶起来，是大可不必的。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千百年来一直如此。文学面前人人平等，只有作品的优劣之别，而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判断高下。

勘察山地河流、滨海平原
会让作家受用一生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“万松浦”是您苦心经营的文学品牌，万松浦书院、《万松浦》杂志、万松浦文学奖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对于文学鲁军的薪火相传，您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省作协的“张炜工作室”集聚了一批优秀作家，您在这批青年作家身上看到了哪些值得欣喜的品格？

张炜：山东青年作家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位列全国前茅，这是文化正源的优势。文学是文化的主体，文学不仅是一个专业，还是一个族群的文明表征和指标，所以它的意义不言而喻。山东青年作家自己争气，他们敏锐有才，我对他们的帮助远远不够。相反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。工作室的所有作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他们并非专业创作，这是最好的创作状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您在《文学的八个关键词》中提到童年、荒野、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作用，我们在“青未了”文学创作大赛的征稿中发现，有些年轻作家缺少一种天然的粗犷和横冲直撞。您对青年写作者有什么建议和期待？

张炜：现在因为城市化的发展，人们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变少了，这对文学表达、对人的情感的丰富发育都是不利的。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的世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写人与人的角力、内卷冲突等，不一定一头扎到人窝里出不来。文学的世界非常广阔，作家的境界和想象要进一步打开。山东青年作家如果有条件，可以尝试把山东境内的重要山地河流、滨海平原勘察一番，这会让他们受用一生。